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宗璞的小说：《东藏记》第二章（10-11）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宗璞

[单位]

[摘要] 这时慧书赶来了。她上周末回家，这星期一下午才返校。她平常就少说话，这几天似更矜持沉默。见大士也在陪着，颇感意外，说：“你回宿舍吧。有我在这里。”大士说：“已经包好了，大家走。”遂由严、赵扶着楣。楣的膝盖不能弯，一跳一跳地走，自己先格格地笑起来，殷、赵也忍不住笑，一本正经地走路。

[关键词] 南阳作家群;宗璞;小说;《东藏记》;第二章

第二章(10) 这时慧书赶来了。她上周末回家，这星期一下午才返校。她平常就少说话，这几天似更矜持沉默。见大士也在陪着，颇感意外，说：“你回宿舍吧。有我在这里。”大士说：“已经包好了，大家走。”遂由严、赵扶着楣。楣的膝盖不能弯，一跳一跳地走，自己先格格地笑起来，殷、赵也忍不住笑，一本正经地走路。刚进宿舍门，小娃闻讯跑来了。小娃长高了，皮肤很白，眉眼端正，大舍监说他真是粉妆玉琢。这一屋的女孩都喜欢他，叫他小娃。他总大声抗议：“我是孟合己。”这时他对别人的招呼一概不理，只严肃地望着楣的膝盖。“赵玉屏！你去端饭来！”大士又在发号施令。一眼见王钊也站在一边，又说，“王钊！你打洗脚水！”慧书忙止住，说：“莫要麻烦了，你们先去吃饭，这里我和孟合己招呼。”小娃听说，忙拿起盆跑出去打水。因大家盥洗从来都用凉水，他先到取水的池边，转念一想，快步跑到卫生室。卫生室门开着，一个热水瓶在桌上。小娃认为卫生室的东西该给病人用，把热水倒进盆里，端着就走。“孟合己偷水！”小娃的同班殷小龙，即大士的弟弟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大声叫。“哪个偷水！卫生室的水，洗伤口嘛。”“我说你偷水就是偷水！”小龙是个极淘气的孩子，总想寻衅闹事。两人吵了几句，小龙说：“下江猪，下江猪偷水！”“老滇票！老滇票废掉了！”小龙大怒，跳上前一举，打在小娃左肩上。小娃站稳了，还小心地端着水。“殷小龙你听着，我没时间同你打。明天，明天我们决斗。”小龙大为高兴，说：“好好好，明天下午下课以后，山门边见面。”“一言为定！”小娃怕水凉了，赶快走。楣把脚浸在温热的水里，感到十分舒服，对小娃一笑。她不知小娃为这一盆水做出的决斗允诺。上次赵玉屏被蛇咬伤，人们都担心有毒，幸亏伤口很快好了，并无别的问题，这次楣摔伤，大家看着很普通，以为很快就好，不料到后半夜，楣发高烧，从脚一直疼到头，身子有千斤重，怎么摆也不合适。楣不愿惊动别人，强忍着昏沉地睡。早上大家起来，都从她床边过。好几个人惊诧道：“孟灵己脸好红哟！”慧书过来一摸，果然烫手，赶忙请了准校医来。准校医见楣很昏沉，腿上红肿，连说发炎了发炎了，主张送她回家，让家人照顾。这时两位舍监和晏老师都来了，因见天气阴沉，不会有警报，大家议定送回家，在城里找医院方便。几个人山上山下跑了一阵，找得一辆马车，停在山下，让楣坐在椅子上，由两个伙夫抬了下山。楣歪在椅上，凉风一吹，清醒许多。见周围许多人，想笑一笑，可是却哭了出来，眼泪滴滴答答流个不祝慧书安慰说：“很快会好的，我陪你回去。”楣用力摇头摆手，说，“不用，不好。我会照顾自己。”老师们商谈，由小舍监送去。小娃一直站在一旁，人以为他会争着一同回家，可他只悄悄站着不响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盛满关切和不安。“小娃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楣用衣襟擦着眼泪问。“我没有事。小姐姐，大后天就可以见到了。”小娃说，语气很坚决。楣想叮嘱两句，却没有力气。忽然觉得一阵奇寒撞进身体，打起颤来，抖个不停。“莫不是打摆子？”晏老师自语。一面催着抬起椅子，又嘱小娃去上课。大家便下山。路过永丰寺，正值一节课下课，同学们跑过桥来看。殷大士穿一件月白布旗袍，很普通，却罩了件镂空白外衣，不知什么料子，在同学中很显眼。她拉着楣的手说：“莫抖了，莫抖了。”又说，“我的主意不好，我不该要赛跑。”众人都诧异大士肯这样说话。楣用力说：“我自己摔的，和你没关系。”慧书直送到山脚下，帮着铺好一条棉絮，让楣躺好。忽然问：“怎么不见庄无因？”真的，怎么不见无因哥？楣想，遂即想起，说：“他要准备同等学历考大学，不来上学了。”慧书低头不语。小舍监坐在楣身旁。马车走了，蹄声得得，沿着窄窄的土路前行。楣没有力气看什么。这一次寒战过去了，她又昏睡过去。车子吱吱扭扭走到半路，下起雨来。赶马车的把自己的油布雨衣搭在楣身上。小舍监坐在车夫身旁，撑着伞，伞不够大，两人各有半边肩膀湿了。“快着点！快着点！”小舍监催促。这种马车。任凭催促，是走不快的。好在雨不很大，下下停停。好容易到得城里，已近中午。他们一迳来到祠堂街，小舍监找到陶

楼上，只有碧初一人在家。碧初三步两步冲下阁楼，扑到马车边，一把将楣抱住，见她昏沉，还在呼吸，才喘过一口气来。立即决定就用这车往泽滇医院去。小舍监交代清楚，自回学校。碧初拿了应用衣物，给弗之留了字条。坐在车里，拥着楣，用湿手巾轻拭楣的手脸。楣慢慢醒了。很慢，像是从谷底升起。她在母亲身旁！还有什么地方更平安更舒适！碧初摇着她。“咱们到医院去，到医院就好了——就好了，就好了——”楣在就好了的声音中迷迷糊糊，觉得自己像是飘在一片澄静温柔的湖水上。她再次醒来是突然的，一个沉重的声音惊醒了她。那是一句话：“先交六百元押金！”楣十分清醒了，她已经躺在医院的一条长椅上。她见母亲正在挂号处窗口说着什么。那句话是从窗口扔出来的。她要回答，她的回答是：“娘，我不要治病，我们没有钱，我不要治病！”碧初回头看她，摇摇手，又和挂号处交涉。“我带了五百多，还差一点，一会儿就送来。请千万先给孩子治一治！”她拿出家里的全部现款，五百五十九元八角七分。那是1939年。再过一年，五十元也拿不出来了。窗口里把钱推了出来，啪的一声关了窗户。碧初愣了一下，决定去找医院院长。这时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走过来，看了一眼碧初，说：“这不是孟太太吗？”随即自我介绍，他姓黄，是外科医生，曾托朋友求过孟先生的书法。知道了楣的病，感慨道：“你们这样的人，连医院都住不进！”立刻用平车将楣推到诊室检查，很快确定楣患急性淋巴管炎，俗名丹毒，由伤口进入细菌引发。寒战是细菌大量进入血内所致。也没有交押金，就收楣进医院。病房两人一间，只有楣一人祝这是黄大夫经过外科主任安排的。人们对迁来的这几所大学都很尊重，愿意给予帮助。碧初心里默念：“云南人好！昆明人好！”安排楣睡下了，有护士来打针，打的是盘尼西林，即青霉素，在那时是很珍贵的药。碧初见楣平稳睡着，便回祠堂街去筹钱，她不愿欠着押金。上坡下坡走了一阵，想起还没有吃午饭，遂向街旁买了三个饵块。饵块是米粉做的，一块块放在炭火上烤熟，涂些佐料便可吃了。碧初不肯沿街大嚼，举着这食物直走到家。弗之正在楼门迎着，说：“我这是倚门而望。楣怎样了？”“是丹毒。已经开始治疗，不要紧的。”两人对坐着以饵块充饥，商量着先向学校借些钱，再图他法。碧初说：“前些时托大姐卖了一只镯子，贴补了这一阵。再拿一只去卖吧。不知大姐什么时候从安宁回来。”“上午在秦先生那边开会，听说亮祖的事。”弗之迟疑地说。“亮祖什么事？”碧初忙问，放下了饵块。弗之说：“你只管吃。说是最高统帅部撤了他的军长职务。”“哦！”碧初舒了一口气，“我还以为战场上受了伤或是怎么了呢。”第二章（11）“不让他上战场，我想这比受了伤或怎么了还难受。”“可因为什么呢？”“因为他打了败仗。不过我看恐怕不只因为这个。你记得亮祖和爹很谈得来？”“因为思想？”“大概有点关系。”两人默然，都觉得沉重。楣的病不过关系一家，亮祖的去职对个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这在同仇敌忾、举国抗日的高昂精神中显示了不谐和音。这种不谐和音肯定会愈来愈大，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。楣在医院颇受优待，治疗顺利。家人亲戚同学时来看望。星期天碧初携小娃来了。小娃左眼眶青了一块。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楣忙问。“摔的。”小娃用手捂着脸，含糊地答道。“怎么连眼眶都摔伤了？”“就说呢，像是打的。怎么问都不肯说。”碧初把带的东西放好，去找医生了。小娃左右看看，低声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和殷小龙打架了。我打赢了。公公教过我们打拳！”“为什么打？打架总是不对的。”“他要打嘛。我们在山门外场地上划了两条线，在中间打。谁退过了线，就是输。”“他输了？他没有赖吗？”“好多人看着呢。他也没有想赖。挺守规则的。”“都是光明正大的男子汉！”楣笑道。“娘来了！不说了。”小娃摇摇手。碧初进来，脸色很忧虑。一时素初携慧书来，两人神色都有些异常。素、碧二人低声说话。素初告诉，亮祖的处分已经宣布，撤职留在昆明居住，可在省内走动。卖镯子可以交给副官办。他们全家要到安宁住一阵，慧书也去。大考时再来。碧初告诉，楣的病不只是丹毒，还有较重的贫血和轻度肺结核，需要较长期调养。慧书坐着揉一块手帕，不怎么说话。她带来一本书《苦儿努力记》送给楣，还有四个芒果，是殷大士送的。素、慧刚走，弗之和峨来了。快到中午，挂出了红球。孟家一家人在狭小的病室中团聚，不想跑警报。楣说最好大家还是走，不要管她。碧初说：“不会炸医院的，屋顶上有很大的红十字。”峨冷冷地说：“那可说不准。”没有空袭警报，球取下来了。“我们真得搬到乡下去。”碧初心里这样决定。附记：我的写作是向病魔争夺所得。这里发表的《东藏记》只是第一、二章，后面部分还不知何时能写出。宗璞自识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

